

DREAM

少年梦·青春梦·中国梦：中国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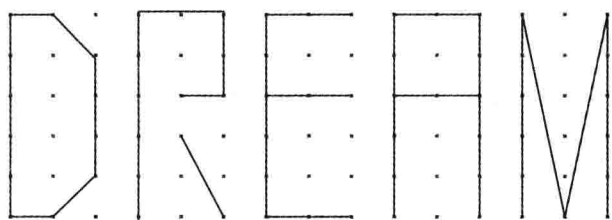
心灵的虹

孙方友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





少年梦·青春梦·中国梦：中国故事

心灵的虹

· 孙方友 著 ·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灵的虹/孙方友著.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4. 5

(少年梦·青春梦·中国梦: 中国故事 / 尚振山主编)

ISBN 978-7-5493-2475-0

I. ①心… II. ①孙… III. ①小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8552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 政 编 码	330046
编 辑 电 话	(0791) 88170528
销 售 电 话	(0791) 88170198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照 排	麒麟传媒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4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3-2475-0
定 价	20.00 元

赣版权登字-07-2014-17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
录」

女 匪	001
狱 卒	004
绑 票	007
霸王别姬	011
刺 客	014
狼狈为奸	018
指 画	021
修真庵	024
竹斐园	028
侠 女	033
水 妓	037
琴 音	040

牛 黄	043
伍西曼	047
狐皮袍	051
罗 锅	054
刘家果铺	057
江小雪	060
冷面杀手	064
陈州茶园	067
文 庙	071
吕家鱼行	075
脚 夫	080
金盛祥商行	083
王老哑	087
田小雅	091
哀 歌	094
征 婚	098
杨子发屋	100
大力士	103
心灵的虹	105
雕 塑	108
陵 长	110
赵全宝	113
爱 好	116
湖边恋情	118
女 票	120
探 监	124
旗 袍	127
匪 婆	130

陈州成衣店	136
陈州古旧书铺	141
陈州银号	145

女 匪

民国十几年的时候，豫东一带活跃着一支女匪。队伍里多是穷苦出身的姑娘，而匪首却是位大家闺秀。至于这位小姐是如何沦入匪道的，已无从考究。她们杀富济贫，不骚扰百姓。打舍绑票，也多是有人家。

女匪绑票不同男匪，她们大多是“文绑”，极少动枪动刀。先派一位精明伶俐的女匪徒，化装一番，潜入富豪之家当女仆，混上半年仨月，看熟了道儿，定下日期，等外围接应一到，便轻而易举地抱走了人家的孩子。然后托中人送书一封，好让主家准备钱财。

这一年秋天，她们又抱了陈州一富商之家的独生子。那富商是城里的首富，已娶了七房姨太太，方生下这一后嗣。七夫人很有学识，见娇儿被绑，悲痛欲绝，几经思索，便给女匪首写了一封信：

我愿意长跪在您面前，哀求看在上帝的面子上，把孩子安全地还给我，免除我的痛苦。我以一个母亲和你同属女性的身份，请你三思。

你所做的事对我全家造成了伤害。我要回孩子的愿望比要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强烈，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来换回我的儿子，请你告诉我你的条件。

女匪首看了这封感人至深的信，很是欣赏，来了兴致，便回信一封：

我不愿跪在任何人的面前，我也不愿别人跪在我的面前。我只请求你看在上帝的面上，把我最需要的东西安全地送给我，免除我的人生之苦。我以一个女性的身份，请你理解你我命运的不同！一哲人说：谁都不希望不跟着命运走，到头来，命运却又主宰着那么多人！由于命运之神把我推上了匪道，因而我需要生存和向一切富人报复的愿望要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强烈！我愿意为你保全你的儿子，请你拿出三千大洋来，于本月×日在我随时通知你的地点接回你的儿子！为保险起见，请不要告诉任何人！

那夫人接到女匪首的信，颇为惊讶！她万没想到女匪首竟也如此知书识礼，文采照人！她产生了想见见那才女的冲动，当下准备三千大洋、等到匪首的通知，她亲自坐船去了城东的芦苇荡里。

女匪首并不失约，等观察四下无动静后，便威风凛凛地出现在一只小船上。大红斗篷，迎风招展，于碧绿的青纱帐中，犹如一朵硕大的红牡丹，映衬出眉目的秀丽和端庄。七夫人惊愕片刻，才发现那个曾在她府上当丫环的女匪正逗着她的孩子玩儿，她那颗悬挂的心才落了下来，忙让人亮出大洋，让女匪首过钱。女匪首笑笑，打出一声呼哨，芦苇荡里旋即蹿出一叶小舟，上面有女匪二，各佩枪刀，接过大洋过了数，又箭般地驰进芦苇荡的深处，淹没在一望无际的绿色里。这时候，只见女匪打了一下手势，两船靠拢。那女匪递过孩子，交给夫人。可万没想到，孩子竟不愿找他的生身母亲，又哭又嚎，紧紧地搂抱住了女匪的肩头。

夫人惊诧万分，痛心地流下了泪水，对女匪说：“万没想到，你们首先绑走了孩子的灵魂！”

女匪首大笑，说：“孩子毕竟是孩子，每个女人向他施舍母爱，他都会得到温暖！尊敬的夫人，这些是用钱买不到的！常言说，生身没有养身

重！你想过没有，当你抱走你儿子的时候，我的这位妹妹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夫人抬起头，那女匪正在伤心地抹眼泪，好似有着和她同样的悲哀。

夫人感动了，对女匪首央求：“让这位妹子还回我府当丫环吧？”

女匪首望了夫人一眼，说：“由于她已暴露了身份，我认为不太合适！你若想让你的儿子快乐地回去，夺回那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可以在我们这里住上几日。”

七夫人秀眉紧蹙，毅然上了匪首的小舟……

狱卒

陈州贺老二，老两口都是狱卒，专看死囚。无论男女，只要一犯死罪，剩下的日子统归贺老二夫妇掌管。人之将死，有什么要求，官方尽量答应。所以，贺老二夫妇做的是善事。

贺家原是大户，家道中落之后，贺老二便托父亲的生前好友谋了这个“阴阳差”。开初，是他一个人干，后来突然来了个女人犯了死罪，诸事不方便，经上方批准，妻子也便有了零差。女人犯罪率低，女狱卒多为临时。但无论如何，夫妻俩挣下的银钱也足能混饱肚子了。

由于贺老二识文懂墨，每遇到死囚有遗言，多请他落个笔记。贺老二自幼写仿，扎下了童子功，所以字很帅。被杀的人多是阳寿不长，自然有话要说。慢慢地，这便成了一条规矩。每有刑事，不等犯人相问，他就端来笔墨纸砚，隔着牢门问死囚：有话留下吗？

这情形就显得悲壮。所以，陈州至今仍流传着一句十分恶毒的咒语：有话你就留给贺老二说去！

这一年，死牢里又关了一名死囚。死囚姓白，叫白娃。白娃很年轻，还不足十八岁。他是城南颍河边人，由于家贫，十五岁就随陈州名匪王老五拉杆子，月前攻一个土寨的时候被官方生擒。因当时正闹捻军，无论大小，无论男女，单等秋后处斩。

白娃赶上了火候，单等秋后处斩。

贺老二就很可怜白娃，觉得他年纪轻轻，又是苦命人，便处处照顾他。他对白娃说：“娃子呀，只要你不逃跑，吃啥我给你弄啥！”

白娃哭了，说：“大伯，我啥也不想，只想活命！”

贺老二一听犯了难，无奈地说：“俺百条都能帮你，唯有这命保不得！你既然惜命，为何当初下黑道呢？”

白娃泪流满面地说：“我从小没爹，是娘苦心巴力把我拉扯大。十五岁那年，远房二叔劝我外出随他做生意，谁知出来竟是干土匪！大伯这次若能救我出去，我饿死也要走正路！”

贺老二同情地望着白娃，许久才摇了摇头说：“孩子，晚了！一切都晚了！”

白娃一听，痛哭欲绝，从此不吃不喝，说是宁愿活活饿死，也不愿让母亲看着儿子上刑场！

贺老二好说歹劝不济事，就觉得很犯愁，回到家时，也把不住长吁短叹。老伴见他精神不振，问其原因。他长出了一口气，对老伴说了实情。老伴也是个好心肠，听后也禁不住为白娃担心。

老伴说：“娃子就剩下这么点阳寿，总不能让他活活饿死呀！”

“我也是这么想，可就是劝他不醒哟！”贺老二满面愁容。

“都怪你把话说得太死，让他少了盼想！”

老伴嘟囔贺老二说：“事情到了这一步，总该想个办法，让他活过这几天！”

贺老二望了老伴一眼，半天没吭一声。他觉得老伴说得有些道理，便开始想办法，想了半宿，终于有了好主意。

第二天，他摊纸磨墨，模仿匪首王老五的口气写了一封密信，大意是说到白娃处斩那一天，众弟兄将化装潜入陈州劫法场……信写好，他让老伴化装一番，佯装是探监，把信卷进烙馍里，偷偷给了白娃，并暗示说吃烙馍的时候要小心，免得噎了喉咙。趁守牢的兵丁不在，老太婆便谎说自己是王老五派来的，暗暗说了劫法场的事，并安排白娃说：“王大哥说，

要你这阵子养壮身子，到时候省得误事！”

白娃不认得贺老二的老伴，信以为真，偷偷打开馍，果见一信，更是深信不疑。他虽不识文墨，但他从老太婆口中知晓了内容，顿时来了精神，他把那信当成了救命符，贴在胸前，一口气吃了五张大烙馍。

从此，白娃精神大变，猛吃猛喝。贺老二夫妇见他再不愁生死，心中也高兴，想法生点儿照顾他。

白娃吃得白胖。

不久，时近秋月。眼见白娃没几天阳寿了，贺老二特地找到刽子手封丘，安排说：“白娃是个苦命的孩子，行刑时千万别让他多受罪！”

为让白娃充满生的希望，临刑前一天，贺老二又派老伴探了一回监。贺妻特地给白娃做了好吃的，悄悄送到牢房，对白娃说：“孩子，你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了！”

老太婆扭脸就落下了泪水。

拉出白娃的时候，白娃精神昂扬，不像别的死囚，一脸阴气。他满面含笑地跪在刑场中央，双目充满希望，在人群中扫来扫去……直到封丘手起刀落，白娃才含笑入九泉。那颗落地的人头倔强地离开了身子，在刑场里滚动了一周——那溅满血花的脸上笑意未减，充满希望的双目仍在人群中扫来扫去，扫来扫去……

绑 票

陈州为老灾区。包公陈州放粮，早已家喻户晓。人穷生歹心，所以陈州多匪盗。

相传陈州南曾有一股强匪，上千人马，为首的名叫牛小个子。牛小个子文武双全，智谋过人，拉起杆子来也不小打小闹，多是囫囵吃大户或是攻城镇。打开一地，财宝抢空，然后开始大绑票。

一般大绑票有两道程序：第一道是摸手。手上有月强者当场放生，手嫩细者上绑带走。到了匪巢，进行第二道试探。先给你端盘鱼送去，偷偷看你是从鱼头开始吃，还是从鱼身上肉多的地方下箸。要是从鱼头吃，就认定你是“肥票”，赎金海得吓人。

这一年，陈州新上任一位知县，姓贾。贾知县久闻这股匪害人不浅，决心要消灭他们。土匪多是神出鬼没，抢完即走，很不好打。若想歼匪，情报很重要。知县筹划几日，决定派手下一名心腹深入虎穴当探子。

被派的人叫马力，年轻力壮，且有一身好武功，在江湖上颇有名声。马力接了任务，化装一番，开始去寻匪入伙。

几日以后，马力被两个匪徒带进了匪巢。牛小个子让人给马力去掉勒布，走上去围着马力转了一周，笑道：“老弟吃过官饭？”

马力点了点头。

“为何放着金碗不端，来这里受委屈？”

马力便用提前编好的理由回答了牛小个子。牛小个子听后笑笑，双目盯着马力说：“那好，既然山穷水尽，那就别再留后路！请你说出住址，把家中亲人全搬来！”

这下可难住了马力。他家中上有老下有小，若一齐被搬进匪巢，自己哪里还有退路？别说贾知县交的任务难以完成，怕是自己还真得误入匪道哩！可事到如今，不说又难以过关。马力一咬牙，便说了。

牛小个子让马力写了家书，当下挑选出五六个精干的匪徒，化装一番，连夜出发，不几日便接来了马家老小。

马力的父亲见儿子入了匪道，气得七窍生烟，不吃不喝，马力有苦说不出，只是叹气。马力的妻子很贤惠，像是非常理解丈夫的苦衷，劝马力说：“家中有我，你放心去吧！”

当天夜里，牛小个子与马力喝血酒。酒过三巡，只见牛小个子一挥手，从屏后窜出来几条大汉，把马力绑了。

马力疑惑地望着牛小个子，不解地问：“大哥，这是什么意思？”

牛小个子笑笑，呷了一口酒说：“请小弟先委屈几日！这一回，要看那贾知县是如何待你了！”说完，修书一封，对一匪徒说：“把此信速投陈州县衙，就说我绑了马力一家大小的肉票，让贾知县三天之内出钱赎票！”

贾知县接到书信，气得七窍生烟，一看价钱，大得吓人。想了想，觉得这事儿挺丢人，便按下不讲了。

限期转眼即过，却不见贾知县派人回信，牛小个子让人押来马力，亲自松绑，说：“看来贾知县怕丢乌纱帽，不要你了！老弟日后咋办？”

马力双膝跪地，双手抱拳道：“跟随大哥，在所不辞！”

牛小个子扶起马力，说：“今晚就由你把那鸟贼绑来！”

当天晚上，马力领着一股强匪悄悄潜进县城，半夜时分，跳入县衙，仗着地形熟悉，不一时便绑住了贾知县。

出县城十余里，是一片小树林，马力让人止了脚步，然后走近贾知县，问道：“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马力！”贾知县平静地说。

马力摘下面罩，愤愤地问：“我一家大小遇难，你为何见死不救？”

“我两袖清风，哪来的银钱？”

马力冷笑一声，说：“你瞒得过我吗？”

贾知县面呈灰色，再也没话。

到了匪巢，牛小个子大步上前，给贾知县松了绑，恭敬地说：“大人抱歉，如此请您驾到，实则出于无奈！”

当下，牛小个子私下摆了酒席，说是给知县压惊。酒过三巡，牛小个子说：“贾大人施政陈州，实为地方父母官！牛某误入黑道，还得请大人日后多给方便！”

贾知县望着刀光闪闪的匪巢，万般无奈地点了点头。

牛小个子让人取出笔墨，摊在知县面前，笑道：“空口无凭，以此为证！”

贾知县迟疑片刻，终于掂起了狼毫。

贾知县写完，按了指押，递给了牛小个子。牛小个子看了一遍，说：“大人若日后反悔，可别怪牛某不客气！”

贾知县笑笑，说：“能伸能缩乃大丈夫！我乃一方父母官，尔等皆属我辖下黎民，虽手段不当，但总是为了养家糊口吧？”

牛小个子大笑，当下放了贾知县。

马力闻之，惊诧不已，急急找到牛小个子，不解地问：“大哥，好不容易抓了肥票，为何又白白放了？”

牛小个子拍了拍马力的肚子，拿出贾知县的亲笔，递给了马力，说：“请他来，为的是日后互给方便！”

马力看完字据，目瞪口呆，禁不住骂道：“真乃是一个狗官！”

“何止一个！”牛小个子说着打开柜子，一把抓出一沓儿，凛凛地说：“这都是周围几个县数任大人的亲笔，你饱饱眼福吧！”

马力直看得浑身发冷，面色发白，最后一拍桌子，仰天长啸：“原来如此！”

牛小个子笑笑，拿起那沓儿“字据”，递给马力说：“贤弟误入黑道，气得令尊大人几日不吃不喝！你我劝他不醒，只得靠这些了！”

不久，牛小个子病逝，马力便当了匪首。马力掌权之后，专抢富豪和官府，连连杀了十多个官员。后来李自成入关，马力便率部归随了起义军。再后来，马力战死沙场。

据《陈州县志》记载，马力死时年仅三十六岁。

马力死后，陈州百姓捐钱为他立了一块碑。后来清兵入侵，那碑又被推倒了。

再后来，连墓也找不到了！

霸王别姬

颍河乡的书记郑张来省城开会，想借机请一请在省城工作的颍河老乡，联络联络感情，要他们多为家乡人办些事情。他把这个想法与在省政府当财务科长的吕强一说。吕强就说：“你这父母官请客，哪个不来？”郑张说：“你看放哪儿合适？”吕强说：“就在‘天然居’吧，那里有一道好菜，叫‘霸王别姬’，很招人。”

接着，吕强给郑张介绍说，这“霸王”是老鳖，“姬”为“小母鸡”。老鳖不是人工养殖的那种，是在湖河中自然生长的那种。小母鸡为“柴鸡”，而且是正在下蛋的“少妇鸡”。做法为传统工艺，先把活鳖放在笼屉里加温，笼为特制笼，周围有圆眼儿，开始用纸糊了，温度一高，鳖发渴，找地方儿换气，便把纸拱烂，头从眼儿里伸出来，赶巧外面有备好的佐料水。鳖将佐料水吃进五脏，排出去原有的废物，几经“清蒸”，鳖让体内吸足了“佐料”，然后开始杀鳖。清蒸的鳖高傲地将一足踏在卧地的“玉姬”身上，构图给人一种悲壮感，由鳖与人联想起失败的英雄末路状。味道不但独特，而且美妙无比。只是价格特高，“霸王”卖到500元一个，一个上斤重的鳖与一只3斤重的小母鸡组成的“霸王别姬”，至少近千元。郑张说既然请了，就不能丢份儿，那就上“天然居”吃“霸王别姬”。第二天中午，该请的老乡一个个走进了“天然居”。吕强订的雅间叫“紫光